

欽定魏書

卷之三
一百三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二

禮四之三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
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
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
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
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
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

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
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
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勅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
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
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
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
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
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
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
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

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旣廢初喪之儀先行卽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卽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卽葬豈待同軌葬而卽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

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髻髮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爲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爲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命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

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
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
信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
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旣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
遺誠之旨昭違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
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卽就伏惟陛下永
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
不敢不陳咸以爲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
重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
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

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
行之於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
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
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
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
旣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
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
釋經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
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
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

闕二字

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

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
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卽吉一日萬機
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耐禫
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旣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羣臣
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沖
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
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
毒五內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圯絕臣與元等不
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
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

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
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
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
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
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
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旣不能待
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
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
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
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

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敝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几哀號痛慕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

間言及卽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
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
傷聖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
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
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袞冕以行卽位之
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不洽天下顛顛
未知所俟故頒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
在不遂卽生情易之情踵以爲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
遵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
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

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稟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損喪紀圯壞者深可痛恨高間對曰太古旣遠事難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爲卽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聞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謁

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子卽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卽吉者慮遺絕萬機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悽悽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闔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

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旣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

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復重論
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
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
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
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
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
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
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
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
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

之則以爲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寬

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
慕之思旣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逼遺
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
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
於吉以心處之謂爲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
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
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
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
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卽吉內職羽林
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

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卽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比雖非舊式推情卽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卽吉旣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替年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旣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替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土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爲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

敢借以爲諭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早已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

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袞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久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

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
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卽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式虧三
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
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
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
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
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
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
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
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

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悽悽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爲旣葬卽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

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
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
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創萬務惟始
朕以不德冲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
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以來
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子禪
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祖也猶四海邊密終
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旣
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
卽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

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卽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經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

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從遺旨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

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
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
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
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卽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
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之一失未可以爲常式
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
成往復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
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卽
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
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旣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

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
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衷但
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
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
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
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
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
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
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

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旣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聖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革帶黑履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尚書王謚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侍中跪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帽羣官易服如

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蹠慰復位哭
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贖使并雜
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
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十月太尉丕奏曰
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
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謚既
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
舊式不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
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
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

局專委大姓王謙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縞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旣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旣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慕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

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
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立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
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
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膏麻繆垂唯
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
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
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
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
紳并細錦卽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

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膏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總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鬻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

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

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餽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女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

祿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總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是爲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袷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袷便徒設若復去袷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袷之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禮志敘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日監本訛作自今改正
臨軒設懸饗會萬國○軒監本訛作宜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考證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三

禮四之四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爲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莽傳及注因說嫡孫傳

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
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
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
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朞爲允景邕等
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
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起
後疑也唯有庶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
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
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
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

襲末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爲祖服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卽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

爲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

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爲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

不許三年之制此卽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
議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
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
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
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
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
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
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卽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

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詳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閒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

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荅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日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日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駁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駁禫復焉

施又駁云禪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禪則黃裳未大吉也
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旣未徒
月不罪伊何又駁云禪中旣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
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日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
謂禪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爲
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禪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
尚遠而欲速除何怱怱者哉下府愚量鄭爲得之何者
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
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
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

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上言於
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
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
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
而通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
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猗及王肅
爲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衷晉武從之王杜之
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
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
義還從前處鴻又駁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

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
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以義方未
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
中爲間王杜以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
豈於必乖聖意旣諸儒探蹟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
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
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
成笙歌者以喪事旣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
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樂樂必使工爲之
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

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督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也衰經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爲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忽忽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經苦出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

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竝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朞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

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旣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闕可以展耳目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駁曰案祖胄議以功德有喪鼓吹

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
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於神
宮襲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
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葺何
以爲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
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
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
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惻隱是以仲遂卒垂笙籥不
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
固等所議以爲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

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
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鍾鼓旣設
鼓鍾伐鼗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
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
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
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
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殯之時
擊鍾磬於疑祔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
學令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
惑何容總議竝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正議祕書

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胄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年悲樂竝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

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
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
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
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情愚謂爲允詔曰可從國
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
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
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
五服中也君之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

降之例竝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旣捨六宮之稱如太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

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
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
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
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
服以碁鬻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
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
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
恐君爲祖碁臣亦同碁也明臣之後碁由君服斬若由
君服斬然後碁則君服大功安得亦碁也若依公之庶
昆弟不云有臣從碁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

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碁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碁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闈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絰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闈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

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爲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爲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

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旣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許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旣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

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朞所以從麻而齊
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
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觀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
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
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卽吉
臣猶朞年仍衰哭於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
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
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
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
不得如議者之談耳羸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

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文定準類以作憲禮有朞同總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感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謂君黨妻爲夫黨俱爲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憚自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

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旣
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
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故
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曷
爲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
決清河國臣爲君母服朞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
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旣促而臣服仍遠禮
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旣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
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

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卽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儁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跽受服皇帝用袞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
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
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詰商確有異或竝
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
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
各爲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
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
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闔
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
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卽詆訶疵謬糾劾

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
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
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
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
令博士一人輕爾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
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期室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
孫語貴則二人竝爲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
爲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
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
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况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

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
忝官台傳備位喉唇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
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顛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
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
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爲條例庶塵岳
沾河微酬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
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瑤光寺肅宗詔曰崇
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徵符月晷方融壺化奄至崩殂朕
幼集茶蓼夙憑德訓及翁薨定難是賴謨謀夫禮泐情

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旣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

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
鄭及三重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立者少今請依
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
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
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過朞計
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總自餘王
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朞而已竝應不服又太常博士
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
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總三
年者總則朞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月

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總既葬而除愚以爲允
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
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
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
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
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
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
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
朋友有朞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

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爲大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喪未葬杜蕢所以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孝靜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靜
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齊文
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
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示武
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爲節
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
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
之陳凡十餘法踞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

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自後踵以爲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官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昨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

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旣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旣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

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輦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蛟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旂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爲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輦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與輦輅同駕牛一

十

小樓輦輪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
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蘇
龍旂旄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
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績漆直輪六左右駢駕天子籍
田小祀時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尾天子

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旂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爲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輶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爲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輶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乘之長公主太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右駢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輶龍首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

旂九旂畫雲棲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輅車緇漆紫幟朱裏駕一馬爲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輅朱雀青龍白虎龍旂八旂駕三馬輅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旂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蟲文六旂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

闕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輅軒而已

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摺採古事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

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
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闕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
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
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
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
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二至郊天
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
加鍾懸以爲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陳鹵簿列步騎
內外爲四重列櫛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

諸王導從在鉞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宮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鷲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翟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

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

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輶車雲襜文畫輶黃金塗五末蓋瓜在右駢駕三馬阮謚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輶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輶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騮案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卽殷之遺制今之乘

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以爲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卽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卽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旣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駟車案圖飾之以紫紺屬駟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閤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爲秦滅周制百事剗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睿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

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
以爲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
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罽駟車駕
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駟
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
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
王之乘竊以爲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
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
理無結駟卽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
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

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
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
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
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
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
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
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
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鞞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
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
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穎左民郎中張

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
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肫鄭季期國子
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儁吳珍之
宋婆羅劉變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
安慶賈天度艾僧樹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
以爲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
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
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爲一代
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爲疑重集羣官竝從今議唯恩
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謚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爲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宮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勤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瓚王

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
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
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
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
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
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於魏晉
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
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
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博學洽通

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二
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黃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
前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
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
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
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書以禮
式不經請訪議事奉勅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爲帝王服
章方爲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勅
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
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三十一
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爲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
謂從國子前議爲允靈太后今日依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考證

世宗永平四年且金貂七珥○珥監本訛作眊今改正
高祖太和十九年間其季幾而行冠禮○季監本訛作
季今改正

輿服之制大樓輦駕牛一十○南監本作駕牛十二觀
下文小樓輦駕牛十二則知此大樓輦駕牛一十之
爲訛矣

魏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魏書卷一百九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四

樂五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爲入用之物緣
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
農皇制瑟垂鐘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
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
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
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祇可得而禮矣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愆懣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跛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

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正氣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
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
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
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
和親又有鞅昧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之
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
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偽萌生淫慝滋甚競其邪忘其正

廣其器蔑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厥聲延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真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擘上書切諫丙強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頗有增加大抵

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魏武
既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玉左延年終以新聲寵
愛晉世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爲合
古而阮咸譏之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爲驗
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
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
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
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
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
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

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旣初撥亂未遑翊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尙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

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
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
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
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
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
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
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
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
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

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

鳳皇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
車高絙百尺長趨緣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
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
爲鐘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
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
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爲務古
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
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關求集中祕羣
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

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
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
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
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
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
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縣鐙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

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實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

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
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
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攬其所請愧感兼懷然
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
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閻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
閻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茲
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閻歷年考度粗以
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閻
卒

先是閻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

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變理
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
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樂
署考論同異博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書李
崇奏前被旨勅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
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勅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六樂
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
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既草創悉不窮解雖微
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榷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
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

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嶠廓寧宇內兇醜尙繁戎軒仍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躡成均實允所寄乃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值遷邑崧瀍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

率多褻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
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卽廣搜拒黍選其中
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鐘依律並就但權
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
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
朔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
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
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
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
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

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
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
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軍將軍尙書右僕射臣高肇器
度徽雅神賞入微淹讚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
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
均委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哉
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所須求依
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以
宣風化以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
宜詳之可令太常卿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尙書

令高肇尙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尙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

後營制肇及尙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營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聲管絃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

湯武所以

闕一版

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

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

有存曉之者尠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

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

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

房準術成數眴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

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

韻頗有所得度量權歷出自黃鐘雖造管察氣經史備

有但氣有盈虛忝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

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

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

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
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
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
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
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
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
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
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疑變律之首依京
房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
崇乃以中呂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仲儒

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爲二十分又爲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

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人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爲主清

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
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
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
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
掌其事尙不知藏中有準旣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
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
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
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
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尙書蕭寶
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

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勅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管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拊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荐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

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

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尙存
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
今尙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
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
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
樂圖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
天神可得而禮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
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
爲徵應鐘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
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

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
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
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
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
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
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
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
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卽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
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

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旣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

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鐘鼓之分磬氏爲磬倨闕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呂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

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

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古禮天子宫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各器所資

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卽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旣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鈇鑄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

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卽刊校以爲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爲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者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袜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

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袜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煩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太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立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

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於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詔其樂名付尙書博議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爲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鈞晉曰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

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字奕世載德累葉重光或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以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減學以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尙書事長孫稚

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淫俗四夷雜歌但記其

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
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
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役江左所傳中原
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
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澤上辛地
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
各有差等焉

魏書卷一百九

魏書卷一百九考證

樂志敘軒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呂氏春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是瑜當作隃小一當作十二

磬氏爲磬倨關之法○考工記磬有倨句則此所關當是一句字也

魏書卷一百九考證

魏書卷一百一十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五

食貨六

夫爲國爲家者莫不以穀貨爲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

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識榮辱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爲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桐陽塞外爲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

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爲殿最又躬耕藉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僮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

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
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
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

世祖卽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
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
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俎用者以物
膳府

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
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

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廡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伐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欵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瓌詭之物億萬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

高宗時牧守之官頗爲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
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
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彊劣而罰之
自此牧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
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鑊
以白銀鈿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
器錯用具珍鍛以紫金鏤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燿含眞
織文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
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

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大官厨食以終其身
顯祖卽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天
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劉彧淮北青冀徐兗司
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衆以援之旣臨其境青冀懷貳
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於征戍轉運帝深
以爲念遂因民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
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
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
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

以爲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

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

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
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
兗陝徐青齊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幽
平并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幽夏光郢東秦司州萬
年鴈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邵郡上郡之長平
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
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縣秦州河東之蒲坂汾
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
芍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銅官宜君
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

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

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
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世業身
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
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
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
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廢
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
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
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
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

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皆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

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
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
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彊徵
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
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
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
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
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
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

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
 十匹爲工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此外
 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
 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
 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
 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
 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隣里鄉
 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
 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
 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洿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

鄭僑復丘賦之術鄒人獻盍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彊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塉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楮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煩卽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

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
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
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集爲粥於街衢以救其
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閒甚多餓死者時承平日久
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
內庫弓矢刀鉞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繪布絲纈諸所供
國用者以其大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
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癯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
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
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

一糴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卽位之後復以河陽爲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

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爲羣寇所盜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鑄鐵爲農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牽口冶爲工故常鍊鍛爲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旣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賚禁內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楊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爲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徼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

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貨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

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載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薛欽

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爲闕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徵河中關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初不可懸生減

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爲刳木爲舟用興上代鑿渠通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爲偉談方舟蜀漢酈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纒之功事高晉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迹備在舟車省益理寔相懸水陸

難易力用不等昔忝東州親逕關驗斯損益不可同年

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關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斲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

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卽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跡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閒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合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麩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

諸蕃客稟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終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終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莊帝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民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輸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

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輸五百石入京
倉者授本郡維那其無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
倉七百石者京倉三百石者授縣維那

孝靜天平初以遷民草朔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
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稟各四十日其年秋并
肆汾建晉泰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
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
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
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

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
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卽位政存寬
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
而已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
彊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
王懌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
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
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
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
以次所濟爲廣自爾霑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

少及鼓吹主簿王後興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琛啓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啓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琛計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

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
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
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
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
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絹匹爲錢二百在所
遣錢工備爐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練無所和
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
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
遷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臣聞洪範八政

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皇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淠鄧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高祖留心剗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

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鑲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朽

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
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
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
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使用者雖有大小之
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
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
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
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
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
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

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垂商
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
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
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貿於京師不行於天下但今
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於京西京
北域內州鎮未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
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
之爲用貫絙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
之宜謂爲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
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鑲鑿依

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塵井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

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
興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
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彌賤建義初重盜鑄之禁
開糾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
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
藏絹分遣使人於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
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僞旣多輕重非一四方
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
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收銅及錢悉更改
鑄其文仍舊然姦僥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

薄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卽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羣官參議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而止

魏書卷一百一十

魏書卷一百十考證

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十年上脫年號今考本書李
冲傳當是高祖太和十年

魏書卷一百十考證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齊

魏

收

撰

志第十六

刑罰七

二儀旣判彙品生焉五才兼用廢一不可金木水火土
咸相愛惡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
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
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
哀樂之心應感而動動而逾變淳化所陶下以惇朴故
異章服畫衣冠示恥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旣銳姦黠萌

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賞故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
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眚災肆赦舜命
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
則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般因於夏
蓋有損益周禮建三典刑邦國以五聽求民情八議以
申之三刺以審之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宥不
識宥過失宥遺忘赦幼弱赦耄耋赦蠢愚周道旣衰穆
王荒耄命呂侯度作祥刑以詰四方五刑之屬增矣夫
疑獄汜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先王之愛民如此刑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逮於

戰國競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
議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風俗凋薄號爲虎狼及於始
皇遂兼天下毀先王之典制挾書之禁法繁於秋荼網
密於凝脂姦僞並生赭衣塞路獄犴淹積囹圄成市於
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漢祖入關蠲削煩苛致三章之
約文帝以仁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孝武世以姦宄滋
甚增律五十餘篇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
之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治獄吏非不慈仁
也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
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

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
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
罪何則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宣帝善
之痛乎獄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獄所以求生今
之立獄所以求殺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國爲廷尉集諸
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
事死罪決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
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二百年間律章無大增
減魏武帝造甲子科條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

改士民罰金之坐除婦人加笞之制晉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詔車騎賈充集諸儒學刪定名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禮俗純朴刑禁疎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時劉聰石勒傾覆晉室帝將平其亂乃峻刑法每

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駭平文承業綏集離散

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僞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於民者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

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知其若此乃鎮之以
玄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然於大臣持法不捨季年
災異屢見太祖不豫綱紀褻頓刑罰頗爲濫酷

太宗卽位修廢官恤民隱命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
同對理民訟庶政復有敘焉帝旣練精庶事爲吏者浸
以深文避罪

世祖卽位以刑禁重神麀中詔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
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分大辟爲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
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
其親者輟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

殺羊抱犬沉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溷女子入春橐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園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歲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寃則撾鼓公車上奏其表是後民官瀆貨帝思有以肅之太延三年詔天下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

凡庶之凶悖者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取豪於閭閻而長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恥貪暴猶自若也時輿駕數親征討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凝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

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古經義論決之初盜律贓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贓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詔曰刑網太密犯者更衆朕甚愍之其詳案律令務求厥中不便於民者增損之於是游雅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盜律復舊加故縱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有司雖增損條章猶未能闡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舊式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

士民多因酒致酗訟或議主政帝惡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釀沽飲皆斬之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鎮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窮治有司苦加訊惻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詔從之

顯祖卽位除口誤開酒禁帝勤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高祖猶躬覽萬機刑政嚴明顯拔清節沙

汰貪鄙牧守之廉潔者往往有聞焉

延興四年詔自非大逆干紀者皆止其身罷門房之誅
自獄付中書覆案後頗上下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平
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
於是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則制可失
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詳下莫敢相罔
顯祖末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
鞠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羣臣頗以爲言帝曰獄滯雖
非治體不猶愈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罔
圉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囚繫

雖淹滯而刑罰多得其所又以赦令屢下則狂愚多僥
幸故自延興終於季年不復下赦理官鞠囚杖限五十
而有司欲免之則以細捶欲陷之則先大杖民多不勝
而誣引或絕命於杖下顯祖知其若此乃爲之制其捶
用荆平其節訊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撻脛者
一分拷悉依令皆從於輕簡也

高祖馭宇留心刑法故事斬者皆裸形伏質入死者絞
雖有律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詔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姦
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務從寬仁司徒元丕等
奏言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恥普天感

德莫不幸甚臣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踣諸甸師又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雖峻陷者桀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媿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爲之制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寬弊由網密今候職千數姦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細過吹毛而舉其一切罷之於是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以防誼鬪於街術吏民安其職業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輕重詔中書令高閎集中祕官等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又勅羣官參議厥衷經御刊定五年冬訖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

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乃爲重枷大幾圍復以繩石懸於囚頸傷內至骨更使壯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誣服吏持此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賊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祿制更定義賊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賊死者四十餘人食祿者跼蹐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至於奏讞率從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京師決死獄歲竟不過五十州鎮亦簡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遜父母
罪止髡刑於理未衷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
刑典而門房之誅猶在律策違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
求情意甚無取可更議之刪除繁酷秋八月詔曰律文
刑限三年便入極黜坐無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
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刊定冬十月復詔公卿令參
議之

十二年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
又無暮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

世宗卽位意在寬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議獄定律有國

攸慎輕重損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憲刊革令軌但時屬征役未之詳究施於時用猶致疑舛尚書門下可於中書外省論律令諸有疑事斟酌新舊更加思理增減上下必令周備隨有所立別以申聞庶於循變協時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詔尚書檢柳杖大小違制之由科其罪失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尚書邢巒尚書李平尚書江陽王繼等奏曰臣等聞王者繼天子物爲民父母導之以德化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蒼

生恩侔天地疏網改祝仁過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傷爰降慈旨廣垂昭恤雖有虞慎獄之深漢文惻隱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驗諸證信事多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加以拷掠諸犯年刑已上枷鎖流徒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杻重械又無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遂爲恒法進乖五聽退違令文誠宜案劾依旨科處但踵行已久計不推坐檢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造大枷長一丈三尺喉下長一

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諸臺寺州郡大枷請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訊所用從今斷獄皆依令盡聽訊之理量人彊弱加之拷掠不聽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未幾獄官肆虐稍復重大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階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延昌二年春尚書邢巒奏竊詳王公已下或析體宸極或著勲當時咸胙土授民維城王室至於五等之爵亦以功錫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至難失之永墜刑典既同名復殊絕請議所宜附爲永制詔議律之

制與八座門下參論皆以爲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復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卽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于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詔從之其年秋符璽郎中高賢弟員外散騎侍郎仲賢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賢同元愉逆除名爲民會赦之後被旨勿論尚書邢巒奏案季賢旣受逆官爲其傳檄規扇幽

瀛邁茲禍亂據律準犯罪當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
賴蒙大宥身命獲全除名還民於其爲幸然反逆坐重
故支屬相及體旣相及事同一科豈有赦前皆從流斬
之罪赦後獨除反者之身又緣坐之罪不得以職除流
且貨賕小愆寇盜微戾贓狀露驗者會赦猶除其名何
有罪極裂冠釁均毀冕父子齊刑兄弟共罰赦前同斬
從流赦後有復官之理依律則罪合孥戮準赦則例皆
除名古人議無將之罪者毀其室洿其宮絕其蹤滅其
類其宅猶棄而況人乎請依律處除名爲民詔曰死者
旣在赦前又員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聽復仕

三年尚書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
葬賣七歲子與同城人張回爲婢回轉賣於郇縣民梁
定之而不言良狀案盜律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爲奴婢
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
和賣人者謂兩人詐取他財今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
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兩各非詐此女雖父
賣爲婢體本是良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賣者旣以
有罪買者不得不坐但賣者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尊
卑不同故罪有異買者知良故買又於彼無親若買同
賣者卽理不可何者賣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此亦

非掠從其真買暨於致罪刑死大殊明知買者之坐自
應一例不得全如鈞議云買者之罪不過賣者之咎也
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之義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
案別條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依此律文
知人掠良從其宜買罪止於流然其親屬相賣坐殊凡
掠至於買者亦宜不等若處同流坐於法爲深準律斟
降合刑五歲至如買者知是良人決便真賣不語前人
得之由緒前人謂真奴婢更或轉賣因此流洞罔知所
在家人追贖求訪無處永沉賤隸無復良期案其罪狀
與掠無異且法嚴而姦易息政寬而民多犯水火之喻

先典明文今謂買人親屬而復決賣不告前人良狀由緒處同掠罪太保高陽王雍議曰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然去盜遠矣今引以盜律之條處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爲乖當如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以言之羣盜彊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以結罪臣鴻以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沉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

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滅之降從疆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疆盜俱得爲例而似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賣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市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爲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默之戾推之憲律

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真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旣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以德導民之謂請免羊皮之罪公酬賣直詔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持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尚書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於天下其屬籍疎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

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旣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違暴諸在議請之外可悉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靖等上言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鞫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署分兩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狀未盡或邀駕撾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於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旣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於漏刻退希不測

之恩宥辨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姦於下隳國法於上
竊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評楊機丞甲休律博士劉安元
以爲律文獄已成及決竟經所縮而疑有姦欺不直於
法及訴冤枉者得攝訊覆治之檢使處罪者雖已案成
御史風彈以痛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科或有私嫌
彊逼成罪家人訴枉辭案相背刑憲不輕理須訊鞫旣
爲公正豈疑於私如謂規不測之澤抑絕訟端則枉滯
之徒終無申理若從其案成便乖覆治之律然未判經
赦及覆治理狀真僞未分承前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
愚謂經奏遇赦及已覆治得爲獄成尚書李韶奏使雖

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
下鞠未檢遇宥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
等議爲允詔從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賊延陵王買負罪逃亡赦書斷限之
後不自歸首廷尉卿裴延雋上言法例律諸逃亡赦書
斷限之後不自歸首者復罪如初依賊律謀反大逆處
置梟首其延陵法權等所謂月光童子劉景暉者妖言
惑衆事在赦後闕合死坐正崔纂以爲景暉云能變爲
蛇雉此乃傍人之言雖殺暉爲無理恐赦暉復惑衆是
以依違不敢專執當今不諱之朝不應行無罪之戮景

暉九歲小兒口尚乳臭舉動云爲並不關己月光之稱
不出其口皆姦吏無端橫生粉墨所謂爲之者巧殺之
者能若以妖言惑衆據律應死然更不破闕惑衆赦令
之後方顯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於天
下天下焉得不疑於赦律乎書曰與殺無辜寧失有罪
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歲已下殺傷論坐者上請議
者謂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
羅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議景暉愚小自依凡律靈太后
令曰景暉旣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
奏

時司州表河東郡民李憐生行毒藥案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菽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未及判申憐母身喪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司徒曹參軍許琰謂州判爲允主簿李瑒駁曰案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無成人子孫旁無菽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檢上請之言非應府州所決毒殺人者斬妻子流計其所犯實重餘憲準之情律所虧不淺且憐旣懷酖毒之心謂不可參隣人任計其母在猶宜闔門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禮乎且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今已卒哭不

合更延可依法處斬流其妻子實足誠彼氓庶肅是刑
章尚書蕭寶夤奏從瑒執詔從之

舊制直閣直後直齋武官隊主隊副等以比視官至於
犯譴不得除罪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案諸州中正亦非
品令所載又無祿恤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閣等禁直
上下有宿衛之勤理不應異靈太后令準中正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
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耽惑毆主傷胎輝懼罪
逃亡門下處奏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防
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尚

書三公郎中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劉輝者職人賞
二階白民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爲良案輝無
叛逆之罪賞同反人劉宣明之格又尋門下處奏以容
妃慧猛與輝私姦兩情耽惑令輝俠忿毆主傷胎雖律
無正條罪合極法並處入死其智壽等二家配敦煌爲
兵天慈廣被不卽施行雖恕其命竊謂未可夫律令高
皇帝所以治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案鬪
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者
四歲刑若心有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
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

舊格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後決從者事必因本以
求支獄若以輝逃避便應懸處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
未愆流死參差或時末允門下中禁大臣職在敷奏昔
邴吉爲相不存鬪斃而問牛喘豈不以司別故也案容
妃等罪止於姦私若擒之穢席衆證分明卽律科處不
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闕案智壽口訴妹
適司士曹參軍羅顯貴已生二女於其夫則他家之母
禮云婦人不二夫猶曰不二天若私門失度罪在於夫
釁非兄弟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
會諍之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

刑斯乃不刊之令軌古今之通議律朞親相隱之謂凡
罪况姦私之醜豈得以同氣相證論刑過其所犯語情
又乖律憲案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輝之忿加兄
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
不私於天下無欺於耳目何得以非正刑書施行四海
刑名一失駟馬不追既有詔旨依卽行下非律之案理
宜更請尚書元脩議以爲昔哀姜悖禮於魯齊侯取而
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於陳國但責徵舒而不非
父母明婦人外成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費
及兄弟乎右僕射游肇奏言臣等謬參樞轄獻替是司

門下出納謨明常則至於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劾罪結
案本非其事容犯等姦狀罪止於刑並處極法準律未
當出適之女坐及其兄推據典憲理實爲猛又輝雖逃
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陳請
乞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輝悖法者之罪不可縱厚賞
懸募必望擒獲容妃慧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
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且已醮之女不應坐及昆弟但
智壽慶和知妹姦情初不防禦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
風穢化理深其罰特敕門下結獄不拘恒司豈得一同
常例以爲通準且古有詔獄寧復一歸大理而尚書治

本納言所屬弗究悖理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違彼
義途苟存執憲殊乖任寄深合罪責崔纂可免郎都坐
尚書悉奪祿一時

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爾朱擅權
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
起有司奏立嚴制諸彊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
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
子亦爲樂戶小盜賊滿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
者流侍中孫騰上言謹詳法若畫一理尚不二不可喜
怒由情而致輕重案律公私劫盜罪止流刑而比執事

苦違好爲穿鑿律令之外更立餘條通相糺之路班捉
獲之賞斯乃刑書徒設獄訟更煩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非所謂不嚴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爲升平之美義
在省刑陵遲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漢約三章天下歸德
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禮訓君子律禁小人舉罪定名國
有常辟至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經典垂言國朝成範
隨時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細滋煩令民豫備恐防之
彌堅攻之彌甚請諸犯盜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恒憲庶
使刑殺折衷不得棄本從未詔從之

天平後遷移草糊百司多不奉法貨賄公行典和初齊

文襄王入輔朝政以公平肅物大改其風至武定中法
令嚴明四海知治矣

魏書卷一百一十一

魏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熙平中事在赦後

闕

合死坐○闕一本作亦

神龜中齊奚官之

闕

○闕一本作律

魏書卷一百十一考證